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古今紀

要逸編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東發先生古今紀要一書文約義備世寶之如天球琬琰顧其書迄北宋神宗止而哲徽欽高孝光寧七朝皆

闕焉

左臣黃趙俞序
謂闕六朝非

理度二朝之紀則四明陳太僕朝

輔得之於樂陽鄭氏而太僕之子自舜始梓之一再流

傳刊入鮑氏知不足齋叢書者也陳太僕曰昔孔子作

春秋昭定哀之間多特筆公於理度兩朝其致意於世

道之終也深矣斯其善學春秋者哉蓋先生嘗師王貫

道

名心

矣貫道精於春秋者也今所傳高息齋春秋集

註頗采其說儻哀集之貫道之春秋傳朱竹垞謂已佚者猶可考也先生旣在史館作史傳六篇更爲是編其時月縱不可考然其距歸寶幢山必不遠矣夫宋之亡不亡於夷狄之侵陵而亡於愴壬之激盪致變者三宰相臺諫邊閫也致寇者三鄭清之丁大全賈似道輩也是編於鄭清之則曰開邊誤國中外反益大耗於崔與之則曰金亡朝廷議取三京公聞之頓足浩歎於唐璘則採其抗疏曰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於洪咨夔則取其輪對曰陛下慕崇政受俘之元祐

獨不見端門受降之崇寧是誠曾南豐所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世俗謂朱儒空談義理嘗諱言和豈所論於東發哉嗚呼今天下多故矣利焉而不勝其害得焉而不勝其失傑然之材惻然之心超然之見何可多得未覩更新之效或者方有浸不如舊之憂而猶莫之寤也適變立本讀東發是編可以惕然矣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後學張壽鏞序

序

南宋黃文潔先生所傳古今紀要目三皇迄宋上下數千餘年文約而義備其閒天運否泰人事得失生民治亂歷祚興廢之數概可覩矣廼撰次止及神宗而徽欽以後皆闕焉豈所謂定哀之閒微其詞耶攷先生當度宗朝以史館檢閱入對目擊國家禍亂之兆危在旦夕而痛哭直陳不避譴謫蓋居其官則盡其職道固如此則徽欽以後之無傳自不同定哀之例其爲簡帙之散亡無疑也吾友同亮篤志好學積有歲年博通經史于

子集諸書靡不究極凡遇奇字疑義必手自搜討註釋而後已或得古人斷簡殘編亦必珍而藏之以備訂補因出其先太僕公所抄理度兩朝紀要得之滎陽鄭氏者授之梓人而是編之散者以收斷者以續俾學者習其書而信其傳抑可謂文潔之功臣矣顧哲宗以後理度以前尙有徽欽高孝光寧未備同亮心用爲怵凡物必聚于所好以同亮之篤志好學如是吾知是編之散亡者必將盡出以續成東發之完書而大慰同亮之積願如豐城之劍終必復合余雖老而秉燭且樂從同亮

之後爲之鼓舞而稱快焉矣年家眷同學弟左臣黃顓
首拜譔

鄞縣志本傳

黃震字東發

寶祐四年登科錄

學者稱於越先生

宋元

學案父一鶚

奉議郎

黃潛撰黃叔英墓志

震登寶祐四年進士第

宋史本傳

六年案

江南通志寶祐末調吳縣尉當是六年故補之

調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

則以屬尉民多凍饑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

本傳

復白提刑孫子秀移文一路禁戢之民有小爭有司

俾尉羅弓矢以捕怨家移牒必曰躬親而吏卒因下漁

獵以困民震又請於知府洪燾自是訟牒無躬親之文

縣界有焚屍亭壞浮屠規欲復勅震白之府謂焚屍非

禮凡史傳所書仇怨刑戮之酷罪盈惡極乃有焚滅遺體亦戰國以來之事古無有也蓋焚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於誅死之罪人況父母骨肉乎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其亭令弗再置判府程元鳳牴之事竟止

蘇州府志

景定元年攝華亭縣請罷茶鹽分司并將買納場文武兩員省罷一員仍立定買納場吏卒人數後不許私自增添又論復租額在恤亭丁一發鹽司之積以招流亡二除出剩之弊以禁苛取三操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四定散本之法以免減剋五擇監臨之官以善催煎六還

產業之舊以固常心又以華亭水鄉大究塞泄之法申

府請修田塍萬民賴之

松江府志

復攝長洲縣有聲浙東提

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時錢庚孫守常朱熠

守平江吳君擢守嘉興皆倚嬖倖厲民華甫病革彊起

劾罷三人震贊之也

本傳

差監餘姚倉場

餘姚縣志

沿海制置

司辟幹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

分司公田法行改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聽復轉般倉

職入爲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擢史館檢閱與

修寧宗理宗兩朝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

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
延祐志震入對言危亡災異在旦夕而緇黃出入宮禁亡節失朝廷體度宗大怒諭中書削秩罷用諫
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案延祐志丞相嘉其直出爲廣德通判初孝宗
班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
息至以息爲本而息皆橫取其民至自經人以爲熹之
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
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救其弊耶況熹法社倉歸之於民

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爲別買田

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

○案嘉靖志凶誤作凶

不貸

而貸者不取息

○案延祐志震守撫州時諸郡社倉法大弊震言法出三代猶有損益減息濟

民青苗法非不善也弊卒不可救今社倉弊亦在是遂發所儲錢買田以代息撫人德之與本傳所載略同但一繫之通判廣德時一繫之守撫州時則互異又案江西通志亦言震守撫州買田代息與延祐志同而嘉靖志曹志鎮海縣志則俱繫之通判廣德時與本傳同諸書事同而歷官之地各異或者其時社倉法壞震官廣德撫州皆有買田代息之善政也

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

數十萬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嘗鬪爭犯法又有自嬰桎梏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責

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眾又有所謂埋藏會者爲坎於庭深廣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鐻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絕之時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

○案延祐志賈蕃世恃勢以喜怒決郡事震爭不屈後丞相知曲由兄子卒兩易

獲海寇僂之

本傳○案紹興府志震祀名宦

咸淳八年

江西通志撫州饑起

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

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於市坐驛舍署文
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
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糶米七萬
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
之若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樹旻殊里門曰舊學
坊製祭社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船焚千三
百餘艘用其釘鐵勦軍營五百間皆善政也詔增秩遂
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
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尙書省無敢決其獄者以

結關爲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
況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
夾溪而處歲常忿鬪爭漁會知縣事蹇雄爲政擾民因
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愁
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旣
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鬻兒而
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贖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
收家成活者眾震論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
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爲豪右所占者復